

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九

跋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跋

錢陳羣

臣謹案孔子稱舜禹也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朱子釋之謂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  
其巍巍又舜之嘉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程子曰不矜不伐天地  
同量也恭讀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而歎先聖

後聖有同揆者矣二十年六月準噶爾平伊犁遂入  
版圖伊犁爲四衛拉特會宗地定伊犁而準噶爾全  
部皆在我宥

兩朝未竟之緒一舉而告成功其詳具見於

御製平準夷碑文恭繹詞後幅云昔時準夷日戰夜  
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  
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數語

聖心仁愛其尚德止戈不勤遠畧昭然若揭矣乃  
上蒼眷顧默佑奇功突有阿逆僭德肆狂二酋負恩  
遠竄之事

一人奉若

天道簡將發兵名正言順討其罪而執之逆渠莫知  
所措方逞其兇頑狐跳麀伏以冀倖免當是時也竄  
者若天奪其魄愈窮愈遠討者若神導之前愈躡愈  
深所至之地皆往代風教所未訖粵稽漢武遣張騫

持金馬至大宛求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兵不能至卻  
之遣貳師攻郁城不下引還彼三孽者師其隣境積  
習故智以抗師顏耳曉以順逆風動響應二十三年  
秋布魯特哈薩克先後納款稱臣阿逆顛仆遂伏冥  
誅明年下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大城庫車沙雅爾阿  
克蘇烏什和闐拔達山皆二酋所恃以息影稽誅者  
至是皆願爲臣子効命會擒二酋旣伏其辜回部悉  
平雖不曰爲我朝馭民者阿賊及大小兩和卓木也

其可得乎臣於西師禡旗命將之始以迄今日蕩平  
偃武之曰總而論之仰見

聖度汪涵遠過於史冊所書者嚮使準夷部落不率  
衆欵關無亟望

天朝持危戡亂之請則伊犁何由來歸伊犁歸矣若  
非諸逆負恩速死及三氏之自取淪亡我

皇上方同仁一視何由至安耕牧者僅存守臣節之  
都爾伯特也又何由使依古以來自安幽滯之回部

得遂瞻雲就日之心耶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莫之爲而爲者也茲之謂矣惟是五載之中

皇帝運獨斷炳先幾民無徵發之勞士有挾纊之感  
資糗芻於新附推心腹於初降策應援則遇危而安  
倡勇敢則勝衆以寡師承將令將稟

睿謨傳檄而定者數十城慕化而歸者萬餘里用能  
敬迓

天庥光揚

前烈慶周寰寓澤流無窮功至大而不有業極盛而  
不居於書傳所稱若合符節臣備員詞苑四十年矣  
生逢

聖世日覩

鴻猷敬綴數行於末非敢謂發明

至德於萬一聊以志拜手颺言之義云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跋

于敏中

回部旣平捷音至京師

上親製碑文告成太學

臣

敬誦再四仰見

天筆雄渾元氣灝瀚鎔典謨而驅雅頌炳炳焉天地  
大文函蓋今古自出師以逮武成綱舉目張苞括洞  
達而原本於

天之助順往復丁寧數致意焉信乎

聖德合

天動罔弗應

鴻篇宣述至深切著明也粵攷古昔策勲勒銘率多  
臣下擬議代言故事鮮周知辭或溢美今我

皇上躬灑宸翰舉決策制勝之定於先幾成於

睿斷者發爲文章得之心而應之手杼柚所運悉本

天機猗歟茂矣彼燕然山銘瑣瑣焉無足稱道卽世

所推大手筆如韓愈平淮西碑僅乃書續一隅且不

免鋪張夸大詎若

聖製之紀功絕域據事實書懸日月而不刊者哉

臣

幸於給札侍從之下得瞻

御筆稿朱文爛然詞不加點方驚聘咋舌而不能已  
及恭聆

天語則知挈壺計漏固自申杪迄戌初而成者夫未  
逾五年拓地二萬餘里未移兩時成文一千七百餘  
言

膚功鉅作神速若此洵所謂天授非人力歟蓋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

聖亦惟非常之文乃能告非常之功於以輝映螭螭

平定金川伊犁二碑鼎峙橋門類水間宏振鼓鐘俯

凌獵碣以式多士示四方垂億萬年於無窮

微臣

齎

酌管窺無能揄揚

盛美敬書冊而壽諸貞珉比於細壤涓流景向岱瀛

之意云爾

御製詩三集跋

錢陳羣

欽惟我

皇上文思光被久道化成宵旰時幾寄情篇什煥然  
蔚炳與歲俱增要皆本

至誠無息之一心發爲

大聖多能之餘事而卷帙之富亦遂超軼古今蓋自  
御極以來丙辰至丁卯一紀所作四千有奇訂爲初  
集戊辰至己卯一紀所作八千有奇編爲二集以次

刊布固已漸被海寓範模藝林矣茲恭值

聖主綺甲初周疊開昌運遡自庚辰閱今辛卯又十

二年積詩凡萬一千有奇裒然大觀協辦大學士尙

書

臣

于敏中編排壽棗旣成

臣

得受而祇讀敬謹由

繹仰見我

皇上對越

天

祖敬日躋而德日新

辰告臣民義愈精而仁愈熟用是

治登熙皞

恩浹垓埏合萬國之歡心奉

九重之色養

慈寧悅豫慶典駢敷七旬而介

祉清涼掖

輦紀山呼之盛八袞而延

釐泰岱升中載

天錫之純中間江介兩巡山川助夫藻翰津門再幸  
瀛海暢以文瀾抒疏濬之宜則支港燦如指掌示宣  
防之要則菱槌習若躬親加以

德威遐播絕徼賓將來歸而嚮化於自然面內而輸  
誠於大順一經

天筆摘華遂使海濱月竈之惘恍流露於研辭琢句  
之際而鴻猷景烈之燦著昭晰於和聲依永之間至  
若



思精體大詞各備夫雅頌風謠言約義賅旨實貫乎  
典謨訓誥下逮一人物之叅訂一名勝之考稽卽景  
言懷詠風書實亦必盡甄陶之趣殫墳典之微蓋無  
不發前人所未發而獨標妙蘊於天成者誠千古詩  
學之極軌已

臣

歸田二十年中承

旨和詩綜計矢音之什不下千餘每仿宋臣李昉得  
謝無事焚香日誦御詩及拜手賡颺則又倣陸游日  
課一詩故事是則

御製三集之成先覩爲快宜莫如臣而賡和之多亦

莫如臣以臣散材荒殖竊幸藉迪顯蒙少尋塗轍顧

臣所撚髭吮毫而彌形其竭蹶者不過滄海一螺太倉稊米若夫

聖製之睿敏佇興而作寸晷不移下筆成章直疏便就既已風發泉湧雲委波屬文鋒乍振則鈞韶自諧輕翰暫飛則天葩競發矧乃川至不舍

天行自強學遜志於修來道從心而大適故卽驗諸

淡歲之近數卷之中舊題而疊至四三彊韻而厭凡  
六七莫不詞采瞻麗意悟冲邁自孖杆軸而高堅莫  
罄其仰鑽不假鑪錘而工巧悉歸於神化此豈天下  
文人學士所能窺測萬一哉然其喁喁嚮風之誠則  
較前此思讀

初集二集者又不啻倍之矣自此津梁承學曷有涯  
涘而臣以望九之年祝

嘏面闕蒙

恩命跋得再預侍從諸臣之列挂名簡末其爲榮幸  
更當何如耶

御製乾清宮五屏風銘跋

錢陳羣

臣謹案自古帝王繼天立極內聖外王之學代有心傳故六經皆言治之書而執簡馭繁緝熙宥密則易書詩所傳至爲純粹我

聖祖仁皇帝冲齡踐阼臨御六十餘年兢兢業業海寓乂安唐虞從欲之治未有盛於斯也

乾清宮御座屏風正中左右共十有二則揭書經易經詩經粹語懸於

座間惕目警心用垂法守惟

天眷佑我

祖

宗篤生我

皇上生秉聖哲蓋自志學之年侍

憲皇帝在潛邸時鑒

上器宇默契於心乃於承

歡之暇特奏

御名卽蒙

召見愛育有加付託之重實基於此

皇上御極以來敬

天法

祖以

天地之心爲心以

祖宗之志爲志累洽重熙化臻上理於乾隆三十年

製紀

恩堂記以遡眷鑒所自今三十六年

上綺甲重開

製乾清宮五屏風銘立言簡要樹義湛深彙羣聖之心傳裕萬年之治統臣恭讀之下仰見

聖學高深治愈隆而敬益躋業日廣而德愈進以經疏經如文言之作所以發乾坤之精蘊以範翼範如敷言之訓所以闡河洛之淵微臣尋繹數四贊歎莫

加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誠者之事也故曰



至誠無息

皇上以至誠奉

天

祖卽以至誠御臣民其於行健無息之旨有同符焉

臣陳羣可勝欽服禱切之至

書進

御製乾清宮五屏風銘跋

彭元瑞

紫垣法座雖宮治本垂裳玉井天屏表寧義彰負黼  
惟

天子當展而立曰

聖人建極之敷經有三緯有三易書詩語標精粹天  
數五地數五中左右撰協清寧維

天維

祖宗誕受厥

命爾臣爾黎庶惟德是依邇求萬國之寧日靖四方  
之式崇廣著於周訓知安陳自臯謨綜彼道樞垂爲  
治譜一十二則全周成歲之功四十八言三倍傳心  
之字昔承

色笑瞻侑座以衣言遂迪

睿思欽紹

庭而冠義肯堂肯構

聖齡先舞勺之年見羹見牆

大寶愼

膺符之日洎夫歲臻三紀

壽越六旬觀

久道之化成懋

至誠之徵遠朝乾夕惕語恒目擊而道存先行後從

文自得心而應手無疆休而無疆恤克享

天心敬勝吉而義勝從作孚

世德臣作朕股肱心膺民惟曰暑雨祁寒百姓之耳目在旦明兆人之衣食如水火健行終日乾始體元拱向衆星辰方居所功存卑服勤驗宵衣屢蒿目於知人占惠心而益下

帝王之道備矣具此銘中

仁義之言藹如揭諸座右粵若蹟山堯戒澡德湯盤門楹刻在丹書戶牖箴聞金匱義從其畧深切未極乎再三辭囿於偏挂漏或虞夫萬一矧迺貞觀之疏

書十漸邇英之經勒四章百廿幅瑞應之圖五十種  
君臣之蹟徒資畫障莫儆書紳詎若

銘闡崇情

序涵至義握制治保邦之要凜滿招謙受之幾道盡  
爲

君心殷念

祖侍

聖母則全乎子勵臣鄰而作之

師理精義博以無遺日引月長之彌劭學古有獲悉  
依經而悉貫諸經氣盛畢浮不立法而不舍一法適  
百里者半九十里斯誠言行之符貞

萬年者視卅六年豈特威儀之抑臣叨依綈席先覩  
丹豪幸文章可得而聞闕

天地所以爲大雜誦萬徧快逾戴德之記諸銘盟錄  
一通榮甚蔡襄之書無逸

御製南巡記跋

寶光寺鼎

臣  
伏讀

御製南巡記埒

南巡於西師用示舉事遲速之宜而約以敬明兩言  
申其義以敬

天愛民明理體物至矣哉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自生民以來未有易此者也  
臣謹按帝典叙堯德首曰欽明其授舜曰允執其中



中者理之至當也舜授禹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誠以中無定在敬與明乃所以執  
之也古者衆建諸侯而天子爲天循行以牧人故帝  
王皆重巡守自郡縣易制巡守不恒舉或一舉而怨  
讟交作舉非爲民而役衆適以滋擾也我

聖祖仁皇帝六度南巡

德流浹肌髓頌聲傳奕禩我

皇上繩

武展義亦六舉矣林林衆庶扶父攜子歡呀候

蹕如瞻依慈父母然蓋

聖人順時豫動皆以民事截漕蠲賦豁逋賜困閱武  
資勤優老育俊

慶惠之行不遺一夫而河工海塘則尤爲民利之大  
者河工自

聖祖屢勤睿畫我

皇上式敬承之疏防宜導或因或創罔不咨詢籌度

因時而協其宜蓋以視民如傷之仁用行所無事之  
智是以工成而淮徐永賴也浙西捍海故有塘尖山  
迤西石塘數十里自我

世宗憲皇帝始發帑數百萬爲之以鞏護海寧也我  
皇上復不惜發帑接築爲杭人計久安非愛民之至  
而能若是乎抑老鹽倉一帶地皆活沙向議以爲止  
宜柴塘而已柴塘實不可恃自壬午

春巡臨闕始酌增坦水庚子復

閱乃於柴塘內增石塘四千二百餘丈今春復

闕乃

諭以新石塘合柴塘卽以柴塘爲坦水復發帑五百萬接築至烏龍廟而石塘始爲杭人億萬年保障矣脫非體物之明則格於向議而不爲卽爲之亦未必獲實用也我

皇上之明至矣而必遲之至於再三者明以敬用乃以致其精一爾河海之奠皆所以安民復以安民屬

於察吏何也民之安不安由於河海者事處其變譬  
猶疾之投藥得失立見也民之安不安由於吏者事  
處其常譬猶人之居處飲食得宜所以致養失宜卽  
以致疾其事甚習而其情易蔽非至明未易察也明  
不足以察之則蔽生於不明明足以察之而蔽或生  
於恃其明何也人各有已故也有已則不能無欲投  
之以所欲而奉之以所恃雖明者有時而蔽矣惟聖  
人居敬以修已其明乃不可蔽我

皇上敬

天愛民本於至誠而行之以無逸明理體物本於生  
知而行之以審慎易所謂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者蓋  
已允蹈之而猶云以此自勗復推本於克己無欲以  
身率先則又我

皇上之敬明居以無倦者也自古聖人皆不自滿假  
是以與天行同其不已禹之思曰孜孜湯之曰躋文  
王之亹亹皆此志也近奉

諭旨禁鐘表之供除珠玉之稅

聖心之無欲隨事而見武王不泄邇忘遠旅獒作訓  
不貴異物亦此志也以敬明無欲率天下之大吏俾  
各各洗心滌慮以率其屬而居之以無倦行之以不  
已堯舜所以執中而用於民者不外是矣我  
皇上集羣聖之成傳心法爲家法而以

煥文記

勲功宜竝二典垂示爲經以昭來許

臣

由浙水迂

蹕獲蒙

宣示退而往復紬繹妄效管窺綴言簡末臣曷勝榮  
幸懽忭之至



御製南巡記跋

周厚懷

臣  
恭繹

御製南巡記曰敬

天曰明理而權其義於宜速莫遲宜遲莫速至哉

聖言其卽堯舜所謂中孔子所謂時乎時也者過則  
失事不及則亦不足以爲功其在易曰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時也因時處中而敬

天明理二而一者矣

皇上受命於

天郊社典禮必躬必親敬以將事四十九年如一日  
立政任人之大日用起居動靜云爲之細皆祇祇畏  
畏如臨

上帝蓋

聖人體

天爲心無往非敬卽所敬爲

天書曰欽若昊天詩曰於緝熙敬止敬

天之象而法

天之理卽在於是

天有速而有遲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速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有遲之而後至者

皇上大居敬而貴窮理綱舉目張時措咸宜不獨西師與

南巡二事顧西師一舉而準部犁庭再舉而金川掃

穴雷風相薄指顧集事當其可之謂時天下愚賤所  
共聞共見

南巡之所在布澤所過加恩白叟黃童躬逢極盛其  
不克以蠡測管窺者則河工海塘諸務蓋人第知河  
海之政所以衛民

皇上給復加賑動輒億萬而於衛民之故復千萬數  
百萬有加無已民其利賴矣而不知舉大事必要之  
以可久故爲時旣久美無不備夫

天以五行生萬物其一生水水之濛演洩渙回涵而  
不循其道者勢也

聖人裁成輔相因地之利必順

天之理先

天而

天弗違度機審變於未事之先敬

天也後

天而奉

天時天之理至是而始定而開物成務之功隨之河  
工海塘諸處歲有興修每一鳩工刻期可就何嘗稍  
遲顧大局所關清源正本事舉其難理從其順於變  
動不居月異歲不同之故而得其一成不可移易之  
道幸由我

皇上積四十九年宵旰之心

六至江浙之地迴環

審視洞悉無遺

睿慮周詳慎之又慎而後成此巨工萬世永賴此時  
中之

聖本之敬

天明理以集大成以行至健也其他

慶賜遂行下及兆民紀事難詳敷辭莫罄

五巡所俱備而億萬年因之者也

皇上晏壽純嘏超前軼後

臣謹恭繹

聖言推明所以

申福篤祐職此之由謹拜手稽首而書諸後



御製開惑論跋

錢陳羣

茫茫堪輿生民之數號萬由萬而億由億萬而至於  
萬萬億民依土以立八索九邱亦億萬里計天乃簡  
畀有德以爲之主故小德爲小君大德爲大君德至  
於聖聖至於至則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初無畛域  
遐邇之間隔也虞帝以之格苗周之方輿諸侯以國  
歸者八百以小國地方五十里度之得數萬里民之  
歸仁猶水就下天之眷德如市斯歸秦漢以還不務

修德而勤遠畧得不償失於是守在四夷之論出三代盛時未之前聞沿襲二千餘年儒生著書立說朝士鄭重決謀幾於各有師承矣世主有志闢土邊將有意圖功間亦視爲迂濶其後輒悔於是持論愈力牢不可破噫嘻是何足以知至聖之受命於天者哉今日者伊犁平而準夷全部爲臣僕矣回部定而終古未臣之絕域皆隸版籍矣誅逆則窮其根株撫順則示以腎膂我

皇上上承

祖志仰契

天心中獨斷之謀振先幾之哲盈廷僉議守其窠臼  
自詡老成屢經

訓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自軍興以來五載之中機  
似危而就安事以變而獲吉天實厭亂若假手於大  
兵以殲此衆逆天實助順又若潛驅此孽魄遊魂道  
我師以躡之然後納降回部凡此風行草偃之奇功

皆漢室唐家所未曾夢見者彼寬衣博帶之儒何足  
以與於斯臣恭讀而繹思之粵稽史冊所載徵大宛  
之名駒致于闐之良玉黷武損威迄無成緒以有欲  
故也我

皇上智勇天錫物來順應有三隙而不乘非利其人  
民而歸者愈多非利其土田而附者益廣惟無欲耳  
以

至聖之德居

其主之尊而又遇其時焉澤流寰宇慶溢生靈臣生  
際昇平願與父老須臾無死仰見德化之成何多幸  
焉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跋

錢陳羣

臣嘗讀書曰歸其有極言德之至者人自來歸又嘗讀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言非人力所致而天與之者乃臻大順虞典來格適當其時商頌氏羌周書王者亦底幾焉下此如漢單于稱藩三世唐頡利入居萬家或術出招徠或功成威力雖班超傅介子李靖魏徵之倫亦得炳於史冊顧未有里踰萬千戶盈數萬擾義馴仁攸關欵塞而且輕去托庇之國不與容

謀挈攜負慝之人不相疑忌亘時閱歲率屬偕來我  
皇上廓兼容普覆之量煥炳燭幾先之謨舉十七萬  
衆勞頓飢疲之部屬一一爲之籌食息計久長如土  
爾扈特之歸順者豈非

聖治之顯融懿鑠與夫

至誠所格

盛德所孚不期而致者歟我

皇上昔定伊犁拓地二萬盡入版章繼平回部屬國

數十莫非臣僕彼土爾扈特者尙隔殊域未効梯航  
實由聲教隔閼莫能自達當亦久抱遺已之隱而俄  
羅斯之征調師旅又適有以驅之思適樂土以得所  
歸其人億萬咸一其心人之所助者信實

天之所助者順不信然乎仰惟我

皇上恩浹寰區澤施覆幬

聖孝格

天潛孚默契



具緯眷篤我

皇乃以億萬禩所未臣服於我中國者俾其來歸適  
際

聖母皇太后延洪錫羨之底卽以愉慰

慈懷以彰至德所謂聖人之孝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於斯爲至又非僅紀重譯之來賓通象胥於鞮鞻所  
能彷彿其盛已顧冠古未有之事必得冠古未有之  
文勒崇垂鴻昭示永永

皇上紀實摘詞不事鋪繪而

日朗雲輝大文炳爛推原所致緣起畢該

臣

於北上

塗次鹽讀詳繹歡喜欽服至夫

山莊

錫宴克篤前光所以顯

祖烈也謙輦自凜持盈自矢所以承

天貺也當其始來受而弗辭至斷也省其既往推以

至誠大度也憐其憊甚而援之至仁也而皆於晷刻

濡毫包舉呈露使薄海內外敬讀者咸抃服贊歎蕩  
蕩乎莫能名已

臣

陳羣拜手稽首敬識管窺於萬一

又

臣入直之次復得拜讀

御製優恤一篇凡授衣給食分地安居悉由

睿慮且頒爵有等

錫賚有差恩禮備至所以休養生息爲善後計者義  
無不周又數日復敬誦

御製記畧一篇考其世次譜系更正訂譌至詳至悉

載之方畧當與準噶爾記畧

大文叅觀互證於是屬蒙古者無不爲我

大清國之臣僕矣

臣

年近九十忝爲舊史官敬謹綴

述以誌

聖朝盛事云

御製古稀說跋

蔡新

臣惟堯典舜典言欽言恭大禹謨言祇承無非敬也  
主敬之道立以誠貞以恒而皆本於不自滿假之一  
心唐虞之世都俞呼咈君臣交儆萬世而下猶想見  
颺拜賡歌之盛焉我

皇上乘乾出治惟日孜孜久道化成世躋仁壽歲庚  
子恭遇

七旬萬壽羣臣咸進嘏詞

上因侍郎

臣

彭元瑞古稀九頌而復

著爲古稀說以宣示在廷

臣

幸得虔誦紬繹再四益

信

聖天子謙德彌劭日新又新非特唐虞三代所稀卽  
循蜚疏乞以前亦不多見夫頌不忘規固人臣之義  
然至於無可規則頌之不足何復言規在元瑞之進  
斯頌也誠伏覩我

皇上敬

天之無息法

祖之無間勤民之無怠典學之無射而且奮武則無  
不服籌邊則無不懌制作則無不備用人行政宵衣  
旰食則無不當也是以極意形容揄揚盛美纔萬之  
一耳乃

皇上不視爲頌而視爲規又概之羣臣所獻畢視爲  
規而非啗頌夫因規爲規規之則有定卽頌爲規規  
之道無窮由斯以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我

皇上秉冲執純固萬無待於規而慎終如始之至意  
則皆主敬立誠貞恒而不自滿假之所致也臣受誦  
之下口沫手胝莫罄揚摧竊推

皇上敬承緝熙之旨謹誌數語於末

臣

曷勝忭慶欽

服之至



欽定淳化軒重刻淳化閣帖跋

蔡新

淳化軒重刻閣帖成

臣新叨與

恩賜敬謹觀玩仰見

聖人好古右文嘉惠儒學之

盛意伏讀

御製淳化軒記暨十卷中各系

鴻篇尋繹再四昭若發蒙

臣

竊惟自古帝王游藝文

林陶情墨海漢唐以降代有流傳顧惟是騁波拂之

工極臨摹之妙已耳未有若我

皇上之心融各體手訂羣疑溯六書之源流證千秋  
之得失

聖明天縱神化日新者也

臣

謹案宋太宗集古名蹟

摹刻爲淳化閣帖當時稱爲法帖之祖嗣是若二王  
府國子監脩內司太清樓諸摹本續搨皆不如原搨  
之工其他若絳潭汝鼎之屬無慮數十益莫能逮  
御府所藏元祐中賜畢士安本特冠諸搨以此摹刻

傳示已足珍重藝林而

聖學淵深

宸鑑精密以待書王著考核良疎雖經黃伯思米芾輩遞有糾駁而猶未能衷於至是

特命內廷諸臣重加排次一斷於

睿裁校其異同正其訛謬刪其複沓定其先後行間有釋卷末有識釐然各當煥然爲章然後盡善盡美毫髮無憾猗與盛矣抑臣恭讀之下更有心悅而誠

服者夏后宜冠帝王孔子弗書爵字正君臣之大分  
辨世代之宏綱義炳圖疇而理賅經史則又有鍾張  
羲獻所未嘗窺其奧而漢唐晉宋均未能擬其盛者  
夫書藝也讀

聖人之論書而知藝通乎道矣藝學也觀

聖人之嗜學而知學根乎性矣謹盥寫

御製各篇以

進敬綴蕪詞以識忭仰

職貢圖跋

劉綸

皇清膺

大寶命拓迹垂統四裔遐聽冠帶偕來

皇上纘武策勲西陲

大功載蕝垓埏所極莫不尊親用弼億萬祺丕丕基  
訖乎無外三古之隆方斯蔑矣先是乾隆歲戊辰

王師平定金川

皇上念

歷朝服屬外臣式增式擴

敕所司繪職貢圖以詔方來而資治鏡不數年間舉

濠瀛二萬餘里悉就戎索

鴻貺迭臻有若爲茲圖集大成者臣等伏念自有志

乘以來交閭所處王會所登鋪陳景燦率體專乎史

厥後以圖著例者如梁蕭緯所繪三十餘國旣地限

偏隅無可稱引惟唐閣立本應詔作圖其事爲後賢

津逮顧尙論者猶以一代時勢轉移於哭厥回鶻不

免委蛇求濟或結爲兄弟或重以和親且不足語羈縻又何懷德畏威之有若我

國家久道化成中外禔福

皇上以怙冒法

天而

天庥滋至以覲揚法

祖而

祖烈益光披茲圖也大之可以徵分野規方之畧精

之可以體服食好尙之情然非我監臣所手量我將  
帥所目擊我驛使所口陳者不以登槩削統計以部  
曲區名者凡三百數以男女別幅者凡六百數猗歟  
騷哉蓋冊府傳信之鉅觀於是焉在而

皇上睿題往復唯

保泰拊循爲兢兢則信乎

運世有本臣等雒誦之下尤願拜手而申重之且自  
慶其遭際之隆也



御製試帖箋注跋

劉綸

臣  
伏見我

皇上緝熙典學富有日新

萬幾之餘怡情歌詠自

御製詩集刊頒學宮薄海士子捧函踴躍如景星卿  
雲之麗天競思先覩榮河溫洛之緯地成效承流唐  
暢虞賡未能方斯

美備杜詩韓筆詎足企夫

高深且比年來科場定制增律詩五言八韻復

欽定音韻述微嘉惠多士依古文明邳治曷以加茲

臣以庸謏下材叨

恩屢典試事比年遞充教習庶吉士竊見拜鵬喜起  
之風駿駿益上而偏隅薄殖程度間有未嫻夫量廣  
輜者必正其標撮造方圓者在示以規萬溯試帖之  
製昉乎唐代而文苑英華所登及格之作自錢起張  
喬閭存盧肇獨孤綬濮陽欽諸家而外殊少佳什卽

云奪幟一時豈獲垂模千古洪惟

聖天子奎章炳煥集詩教之大成至五七言賦得諸  
題偶仿唐賢程式靡不隨物付形理高格古肖生成  
於簡內呈飛躍於毫端雖膚學咫聞末由仰鑲萬一  
而取法乎

上始無昧厥指歸

臣

誠不自揆輒綴輯短箋繕成

御製試帖八卷恭摺進

呈伏祈

聖訓惟竊念昔者裴徐抱牘博徵注疏毛鄭說詩兼  
正訓詁以臣之愚豈足稍裨涓瑤而應試者之所爲  
正鵠與衡材者之所爲準繩皆於是乎在嗣是欽奉  
續編勤思增訂尤不勝區區仰望之微忱云爾

御製農器圖十詠跋

于敏中

皇上劭農重穀敦本知依凡田功粒食之繫於民者  
宵旰籌咨每形篇什歲舉

親耕之典必敬必親而

西苑之春耦齋

御園之多稼軒則因農田餘隙而葺治之以攬犁雲  
鋤雨於窻楹者也茲復

命寫農器十具於軒中各冠以詩事賅三時備南北

田家作苦之狀斯夕在目洋洋乎斲掾以來設美利  
以教天下者未有若斯之切也嘗攷周禮遂大夫正  
歲簡稼器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具田器不過肄之  
有司著爲令甲而且列諸經籍垂日月而不刊矧茲  
茅茨松棟間屏展臚陳披吟晤對與左圖右史同奉  
紫機之清晏哉臣 盥誦絡繹喜均扈農敬錄  
御製詩篇爲冊而謹附說文於諸圖下冀供  
黼座之旁仰塵

乙覽隨時隨境皆可徵益象而驗豐亨用副  
無逸作所之淵懷云爾

御題耕織圖跋

于敏中

自古言耕織者莫備於豳風遂爲授時作繪之權輿而分事列圖則自宋樓璣始璣令於潛時嘗爲耕圖二十有一織圖二十有四圖係以詩上之於朝雖當時優詔褒納而題詠闕如迨元趙孟頫奉勅題耕織圖各二十四詩亦未聞冠以睿製則均無足稱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勤求民隱凡田夫紅女菑畬織紉之事



諮詢具周

幾暇採樓璫舊藁重爲

釐定自浸種浴蠶以迄祀神成衣各二十三事

親灑宸翰分題七言詩於幀端舉農桑勤苦作息之計形容備至不啻民間之自爲詠歌偉哉

大聖人劬農課織之盛心卽億萬年重本知依之家法矣我

皇上繩武覲光旣恭和

聖祖元韻題冊珍藏

元唱

廣篇輝煌璧合且因圖系說纖悉畢詳

紹述之勤懷保之切美善咸賅焉

臣

等得預拜觀慶

幸之餘誠有不能已於言者仰惟我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卽以

聖祖之政爲政咨食授衣

厘懷宵旰雨暘必察其時絲穀必期其裕蠲貸之  
詔歲不絕書

聖學相承先後同揆含哺挾纊之儔淪浹軒轅者遍  
於寰寓矣方今

景運熙洽必世肇祥歲則屢豐民用康乂復

申命普蠲天庾正供一年俾閭閻益資藏富四鬴八  
蠶家給人足固無俟

黼座披圖始頒渙汗而叟嫗之懽怡耜筐之恬樂熙

熙嗔嗔順則不知又豈繪事所能兼寫而曲傳哉

御製八徵耄念之寶記跋

阿桂

臣聞帝王之政挈道樞者惟心揆化機者則惟理理經緯萬端本原於帝緯故必人事協於矩乃德與天符必德與天符乃馨香感福祿備焉洪範一篇和同於天人之際蓋以此也

皇上斟元陳樞總持六幕

軒銘

堯誠曰慎一日於今五十有五載茲逢

八旬萬壽之期更

特鑄八徵耄念之寶

親製記文以昭慎憲省成之淵衷咸謂

聖天子年彌高德彌劭精明強固將與方儀圓象同

悠久無疆

臣

跪讀而繹思之我

皇上得天久照緝熙光明前

特命於

經筵歌抑戒以著耄而勤學之思今歲進講周易臨

聆

御論於乾卦大象闡自勉自然二義

大聖人協撰乾元健行不息臣工固莫不仰窺之姬  
公陳訓稱無逸永年武王著銘曰敬慎必恭恭則壽  
臚讀

御製無逸論

五福五代堂記

大聖人綿算延洪康強逢吉臣工亦莫不頌祝之然

念之云者有實用焉非徒曰心之精神謂之聖也徵  
之云者有顯證焉非徒以讖緯術數推行祲祥也蓋  
洛書之數一曰五行明天道二曰五事明人事八曰  
庶徵明天之通乎人九曰五福明人之格乎天而居  
中扼要則歸本五位之皇極鄭康成孔安國皆曰皇  
者大也極者中也大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權衡在  
宥規矩從心乃以役使羣動萬物咸宜焉舜曰執中

湯曰建中胥是志也

臣仰荷



聖渥通籍已五十五年敷歷中外游登禁近得日瞻  
穆穆之光雖識見禱昧未足知

聖化之萬一然步躔之所測究勝握管之所窺伏見  
我

皇上提挈天綱經綸百度與時張弛消息變通如井  
田封建車戰斷不可行於後世者皆

著論以闢其謬而禮樂刑政師古之意以權今之宜  
與二帝三王心法治法皆若合符節我

皇上念典於學茹涵百代挾經之心執聖之權

御製詩五集陶鑄雅頌

御製文二集合吐典謨自天苞地符未闡斯秘而義  
關勸戒弗尙華詞明著於

聖諭

欽定四庫全書函溢六千卷逾八萬極古今圖籍之  
富而

權衡曲當衮鉞炳如不容一非聖之語又極義例之

謹嚴我

皇上神武天錫威弧震疊凝神九天之上而制勝萬  
里之外龍沙葱雪三十六國指顧蕩平再驍兩國吐  
番九姓古來號爲天險者旗鋒所指咸藉場艾旃鮫  
室蜃窟大瀛隔越亦長鯨就剪海不揚波然逆則討  
服則舍苟尉佗稽首唐祚陳詩則義取止戈綏柔曲  
逮兩階干羽原與青邱夔鼓稱物以施我

皇上論辨官材甄別流品仿虞典之三考侔周京之

六計滋蘭刈艾披沙揀金

日月貞明物無遁影然菁莪樂育茅茹彙征貢舉增  
科學校擴額四門大闢俊民用章至題特奏之名標  
五老之榜莫不彈冠結綬頌

壽考作人我

皇上綜覈邦計示儉防奢釐剔侵漁杜絕冒濫持籌  
司會出納有經然民生國計所關則不言撙節統計  
御極以來蠲租賦者不知幾千百萬免積銍者不知

幾千百萬增賑卹者不知幾千百萬貸鹽筴蘆課者  
不知幾千百萬築河渠城垣者不知幾千百萬至蒐  
軍實修武備一歲加餼三百萬更永永無極又何嘗  
纖毫靳惜歟我

皇上明察庶物矜愍祥刑稂莠剪而嘉禾榮雷霆鼓  
而句萌動辟以止辟用弼教協中若情異怙終則  
恩宏湯網自金雞肆眚以外爽鳩讞牘歲有矜疑凡  
庭堅執法

堯曰宥三載秋官之籍者蓋不能縷數焉凡茲

聖政皆秉大中蓋

照臨如鑒之明故萬事萬物之情具燭其隱

裁制如衡之準故不偏不倚之節各適其宜箕子所  
謂皇極者此也

皇上所以念用庶徵者此也臣備員樞密

內朝燕見日聆

玉音仰識

睿慮周詳或圖度於幾先或防維於事後無不窮人情事勢之微而權以天理其緩急輕重之機諸臣所不能驟喻者每委曲

宣示曠然開悟如仰覩三光而

臣

所意喻心領欲贊

頌而無以形容者尤在身經之數事夫倏忽萬變莫過於兵

皇上征伊犁討回部定金川以及秦隴諸役

臣

並執

及以從其間山川險阻隨地殊形進退攻守因時異

勢臣身在戎行尙持疑弗審

皇上發縱指示先機決勝千萬里外如指諸掌軒皇  
之親臨涿野不是過也曼衍無定莫過於水臣嘗奉  
命數視洪河一閱大江於橫河之所衝擊孰險孰夷  
孰築孰濬森無涯涘猝不得端倪

皇上揆度形勢指示機宜驗若符券剋期順軌神禹  
之躬乘四載亦不是過也至情僞萬狀無過訟庭秋  
官案牘臣所總掌雖與司讞諸臣研核情詞叅稽律



令罔敢弗詳弗慎然輕重出入一經

皇上酌裁必批導窾會辨析毫釐每承

訓誨皆曠若發蒙非造化在手

心矩不踰能若是順應咸宜歟非用志不分恒久無

息能如是精義入神歟然則臣所謂八徵之

念本於皇極者確無疑矣臣因經義而推之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皇

極之文也今九域之內方趾圓顱雲合鱗萃同額手

而祝

純嘏非其驗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皇極之文也今  
炎海雪山之外譯使奉琛名王詣

闕同獻

萬年之觥爲開闢以來所未聞又非其驗乎然則所  
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

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亦必驗可知矣

億萬長齡可據經文爲券卽可據

御製爲券彼伏勝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流附會五行

烏足知

聖人用中之精義哉

聖製十全老人之寶說後跋

阿桂

聖人之福祿全於聖人之功化聖人之經綸全於聖人之道德而提衡九宇統馭萬端則皆貫以聖人不息之精神聖人不自言或偶言之亦不盡發其蘊奧故天下順則而不識不知卽偶睹萬一亦不能深測其淵源然天不可知而七政二十八躔循環幹運嘗步算者能推之聖人不可知而一言一動左右史之所記近光者亦或畧窺之

臣恭讀

聖製十全老人之寶說有曰十全本以紀武功而十全老人之寶則不啻此也紬繹敬思仰見

太上皇帝斟元陳樞撫函夏者六十載自

御極以來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以及

文德武功之隆盛皆超軼三五卽

親傳大寶

授受一堂定志於昭事之初而諧願於周甲之後亦  
書契以來所未睹天下臣庶徒見升香薦玉

開九裘後猶皆

親詣精裡如是之虔恪也

寶錄

寶訓無一日不

躬讀

一詔一命時念

舊章

一詠一吟時懷

家法繼承如是之敬慎也

宵衣旰食無不惕厲之時察微知著無不詳求之事  
凡有益下之政雖億萬不惜凡有濟衆之舉雖煩勞  
不憚如是之精明強固愷悌慈祥也若夫

奎藻喬皇榮鏡宇宙富涵山海巢燧羲軒未可倫比  
右文稽古經籍道昌與東壁西崑光華照映尤非石

渠天祿所能並儒林傳誦徒驚爲雲日焜耀星漢昭  
回而已卽

握機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窮荒絕域山經地志  
所不載職貢王會所未圖者

天弧所指罔不掃穴犁庭回面向內亦徒驚靈夔震  
擊

威侔雷霆而已至於經緯萬端役使羣動一以貫之  
之



精神則淵穆深邃天下莫得而見卽偶見一二亦莫得測度

高深

臣

弱齡通籍實在

正位之初元仰蒙

教育參養已六十年沐

聖澤者久又叨侍

禁籞日聞

揆度萬幾指示得失瞻

天光者尤近雖知識禱昧不能深領

皇極之彛訓而管窺蠡測終與逖聽者殊竊維天地  
一至誠維聖人與天地同體用亦一至誠惟誠無息  
故太極渾淪函三育萬一氣絪縕絪縕而不可紀極  
所謂於穆不已也聖人博厚高明而悠久無疆所謂  
純亦不已也

太上皇帝行健體元久道化成無地不覈以實政無  
事不行以實心六甲五子歲紀一週而夙夜勵精如

一日未有一怠容未有一懈志及

聖壽益高則古稀有說八徵耄念之寶有記是非惟  
不倦且兢業益加此百度所以胥理庶績所以咸熙  
也非至誠能之乎惟誠故明日月聚二氣之純精故  
得天久照聖人之心純粹以精故至一而不雜至靜  
而不擾至清而不障不雜不擾不障則鑑空衡平物  
來順應不必事事綜覈而無不在洞燭之中  
太上皇帝天懷冲穆道性澄寧綜理庶務未嘗逆億

亦未嘗不前知未爲已甚而未嘗不去已甚官政之  
得失人材之良楮臣外在邊圉內在樞密六十載以  
來僂指默數莫不

卽在幾先慮周事後神運一心遠見萬里非所謂誠  
精故明乎惟誠能格至治馨香神明斯感故聖人明  
天察地而

上帝居歆其在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驩心溥洽禎符響

應前代帝王非無黃琮蒼璧之儀非無轉粟鑄金之  
詔而咸未能下洽輿情上通

昊綽綿延福祿昭受無窮得與

太上皇帝齊軌者蓋以實意事

天無高弗達故

天鑒而集其祥以實意恤民無細弗周故民氣和樂

頌聲以作衆志大同我聽我視

天益嘉而篤其祐卽今

五世同堂

康強逢吉久道化成

親舉

皇帝之寶

授受於

太和殿覺自古勛華雖聖人而非父子沿及唐宋更  
無論焉豈非至誠感神故神符靈契用成曠古未有  
之盛用嚮曠古未有之福哉且夫惟聖知聖此一誠

之相印也惟聖契聖此一誠之相傳也

嗣皇帝毓德自

天承茲泰運迨宣

詔青宮之日益仰見

德量淵涵渾然造化非庸耳俗目所能測而

太上皇帝鑒照如神早定

儲位於癸巳厯試二十餘載果符

先定之志乃正名分承

統緒焉豈非惟

聖知

聖惟

聖契

聖哉然則

太上皇帝以至誠而成大化致諸福道與

天合符則

景祚與



天合符可知也

嗣皇帝以至誠而承

聖訓繼

鴻庥道與

太上皇帝合符則

景祚與

太上皇帝合符又可知也我

國家億萬萬年無疆之慶實基於此矣

臣

備位綸樞

恭逢

大禮慶成職應恭率在閣諸臣呈進詩冊竊謂歸美  
報

上事事皆有實徵而修詞立誠言言要歸質當矧

聖德神功彌綸垓極戔戔藻韻恐不足以摹繪

天日謹擬

十全老人之寶說後跋一則陳其隅見實徵之質言  
之較爲親切而著明謹拜書於簡末誠慶誠忭誠悅

誠服拜手稽首以獻